

2013年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汪曾祺论

林超然◎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3年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

汪曾祺论

林超然◎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汪曾祺论 / 林超然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81129 - 676 - 1

I. ①汪… II. ①林… III. ①汪曾祺(1920 ~ 1997)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7793 号

汪曾祺论

WANG ZENGQI LUN

林超然 著

责任编辑 安宏涛 罗 艺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83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676 - 1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朝觐心灵的汪曾祺

作家凸凹曾在《文坛二老·汪曾祺》中说：“长官不待见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辣妻欺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在我的办公桌上，内室的枕畔，便均备放一本汪曾祺。汪老的文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可能在解决单位与家庭的现实困局时，汪曾祺未必这样实用这样灵验，但他“人间送小温”的艺术主张却能给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艺术家们一种深刻的启迪。

汪曾祺文起中国当代文学 30 年性灵书写之怠慢，视其为支撑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根柱石并不过誉。2000 年 12 月 20 日，汪曾祺文学馆在其故乡江苏高邮文游台（当年苏轼、秦少游谈诗论文的胜迹）隆重开馆，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件大事，这是此前中国当代作家很少获得过的盛赞。

汪曾祺曾任教师、馆员、编剧，这样的经历平淡无奇，人不识也；他是沈从文亲沥弟子，是此一脉小说最好的传人，人犹不识也。这不是因为我们耳目闭塞，而是文学的整体性走向边缘使然。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宗师，那些名重一时的大家好评如潮时，反对的声音往往也分外响亮。汪曾祺却是个例外，汪研至今已走过了三十余个年头，论文数以千计，同代作家难以望其项背。如此众多的关注目光，明证他赢得了最大面积的激赏，与此同时却极少

见到对其作品的诟病。

汪曾祺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一处弥足珍贵的遗存,是人性、人情等人生美景在中国文学中的一次强有力的展示。作家于回忆的底色上,探问20世纪的中国心灵。汪曾祺是一位叙述性灵的智者,勾勒的是一种哲学的新高。文字淡来淡去,却无不是对一种美好的挽留与追索。汪曾祺自然不是一个孤独者,古今中外都有他的众多同道,走近他们,我们才懂得生命的真意,我们才知道终其一生精心打造的最好的作品原来正是我们自己。

汪曾祺记录了中国人整整一个世纪的心路历程,或风雨,或晴日,或显赫,或颠扑……《范进中举》、《沙家浜》、《受戒》、《大淦记事》、《异秉》、《跑警报》等300万字的倾诉恰到好处,这是中国最后一个“文人”的分寸感,能见得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的知进知退的品性。

1980年,汪曾祺这位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蜚声文坛的作家终于被再次发现了,这是多年期盼和等待的一次丰收。我们发现的不是汪曾祺,而是自己的心灵。鲜花和掌声似有些姗姗来迟。1981年,汪曾祺才借《大淦记事》一文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8年,才有了《北京文学》承办的汪曾祺作品研讨会;《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专门出了“汪曾祺评论小辑”;江苏电视台随后录制了一部反映汪曾祺文学生涯和创作成就的电视专题片《梦故乡》……这份荣誉的迟来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块晴雨表,他的沉浮也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沉浮。

汪曾祺几起几落,他的创作几次被打断。他二十岁时开始发表作品,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曾集束为《邂逅集》,当时沈从文即赞之曰“他比我写得好”;60年代初又有了一本《羊舍的夜晚》;“文革”中他搞了十年“样板戏”。汪曾祺家的后花园曾有一棵藤本植物,家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因为它从来不开花。有一年夏天,它爆发似的开了很多白色的、黄色的花。原来这是一棵金银花。汪曾祺说他80年代初忽然写了不少小说,有点像那棵金银花。汪曾祺创作的曲折,是中国当代文学之路的生动写照。

据作家林斤澜回忆,1979年时还有汇报“思想新动向”的会议,过来人都知道这种汇报念的是什么咒。有个单位把写“小和尚谈恋爱”的小说,当

作动向列举出来。《北京文学》负责人灵机一动,要过来看看,《受戒》这才有缘出世。《异秉》由林斤澜介绍给南京《雨花》新任主编叶至诚、高晓声,说是江苏作家写的江苏事情。他们两位十分欣赏,却不知道江苏有这么个作家,不知道汪曾祺 40 年代的名声,要其找机会相见。过三几个月,未见作品发表出来,原来编辑部通不过。理由是如果发表这个稿子,好像他们没有小说好发了。这意思不是离发表水平差一点,而是根本不是小说。后来还是主编做主发出去的,高晓声破例写了个“编者按”,预言这篇小说的意义。汪曾祺看了“编者按”说:懂行。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汪曾祺的文论结集《晚翠文谈》,先应约交给北京出版社,竟又通不过。责任编辑舍不得也不好意思退稿,走来和林斤澜商量,眼睛都红了。林斤澜拿过来,略加整理,添了两篇汪曾祺的新作,介绍到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书已经是 1988 年了。20 世纪 80 年代末还有这种情况,说明汪曾祺的创作“中断”决不是偶然的,他的“大器晚成”也不是私人原因。中国当代文学一路行来,几多坎坷,几多低回,我们从汪曾祺的文学旅程中能见一斑。

认可了直问心灵的汪曾祺等人的作品,就是认可了写真人抒真情的艺术追求,中国当代文学终于找回了尊严。批评家马风说:“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高擎着《受戒》的汪曾祺。”汪曾祺小说篇目不过 200,字数不过百万,数量绝不骄人,而他却凭借少少许胜多多许高居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位置,实在让人惊诧;汪曾祺一生惟治短篇,在当代的文学大家之中更是绝无仅有,乃获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世人皆知短篇小说不易产生大影响,汪曾祺却敢犯禁区,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大获全胜,文坛为之一震。

汪曾祺的文学意义是多方面的。他开新时期风俗小说的先河,是新笔记小说的开创者和重要作家;他是联结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与 20 世纪 40 年代文学的纽带,使人性的河在文学中不再断流,中国文学重又检拾起一个被冷落的传统;汪曾祺以平民意识的理性张扬,实现了文人传统与民间传统的新融合,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通俗化的成功范例;汪曾祺的小说对中国当

代小说序列中至关重要的三个品类——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都起到了催生的作用；汪曾祺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真正序幕……

以儒为主、儒道佛的合流与共济，是汪曾祺笔下人物的和谐的文化依托。儒家的积极用世观念、老庄的法乎自然的虚静观念以及佛家的冤亲平等观念，交织成了人物的认知网络、行动指南，并业已汇入他们的血液，成为与生命痛痒相关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汪曾祺继承古代文人小说的衣钵，借鉴宋元话本、明清拟话本及民间讲唱文学的韵致，却不为之牢笼而进出自如，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汪曾祺对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派二合一“揉面”式的尝试，也显得驾轻就熟，不露破绽，以至后学者争先恐后。

汪曾祺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实验家，他甘做语言的信徒，认定语言就是内容就是目的，文学的一切都可以托付给语言。他说作者的语言是他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气氛即人物。他对语言的这种认识，特别是对语言的诗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诸文体之间的界线，而他一直做着拆除文体篱笆的努力，其小说的结构也呈现为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无情节、无人物的小说在他的笔下都不难找见。要有益世道人心，是汪曾祺一贯的文学主张。他的语言熔浓郁的乡土色彩、深刻的哲理性和温情的抚慰于一炉，扑面而来的是一种让人感动的文学关怀。

汪曾祺以一种“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清新隽逸又古雅浑朴的风格享誉海内外，对人生尴尬的文学和解，对民间的文明深深瞩目，无不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汪曾祺用文字搭建了一个独特的、相对独立的人文世界，现代文明还没有全然介入，人们还在自觉地用一种传统道德规范来订正自己的言行，他们的身上都保留着让人迷醉的古风。面对他们，我们总有一种揽镜自照的冲动，总会有一分自愧弗如的羞赧。

心灵是永远至尊的君王，心灵是永远凛然的圣地，汪曾祺意无旁骛，只朝觐中国人的心灵。从父辈那里确知的世纪初年的中国大势、民间风物，已见于汪曾祺的作品；虽没有见到新世纪的第一轮太阳，但对于中国的前程，汪曾祺却早以一个赤子之忧作了前瞻。这样看来，汪曾祺近 60 年的文学创作生涯，实际上已纵贯了一个世纪，汪曾祺弥漫着温情的文字则成为整个

20 世纪中国心灵的异常珍贵的艺术见证。

“人间送小温”出自汪曾祺的自况诗，贯穿于他的文品、书品、画品、人品。许多时候我们可能更乐见“大热”，对“小温”不大能够瞧得上。电视剧越演越唠叨，电影越拍越昂贵，画幅越画越恢宏，小说越写越冗长，连带着音乐、雕塑、建筑等诸多艺术也一律倒向了“新、奇、特”。在一场场对“大”的形式的追逐战中，好多艺术作品同质化严重，想象力病弱，它们常常会忽略历史、生活、人心的位置，不但浪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媒体、智力等成本，还使人们无数次错失了厚积艺术素养、提高文化品位的良机。

平民立场。批评家吴方在论及汪曾祺时曾用到“闲花淡草不能与牡丹争色，不妨自在从容”一句，可谓一语中的。汪曾祺的艺术创作不仅远离了暴力还远离了暴躁。他的小说《徙》、《鉴赏家》、《大淖记事》、《八千岁》、《受戒》、《寂寞和温暖》等名篇能被意识形态、高雅阅读、大众趣味同时接受，或者说他能够不偏不倚地立于各种喜好的交汇点，得益于汪曾祺对“作家的使命感、社会责任或艺术良心，我认为还是要的”这一信念的执着持守。当下以影视为代表的“大制作，小影响”的作品实在太多，其实不要性急去搞大片、大戏、大名目，闹出大动静，要先站稳脚跟，多想想把百姓、把生活、把艺术摆在哪儿，那些粗陋的重拍之作、迎合之作、戏说之作就会少下很多。时刻扎根“人间送小温”的平民立场，时刻牢记这种老实、体贴、可亲的艺术原则，我们的艺术才能逐渐做大、做强。

中西眼界。“人间送小温”不是“小意思”，不是老土，而是一种特别的精神高度。《孟子·尽心上》中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送小温”以一种居中的姿态，显示了极高的目标追求。一身古风的汪曾祺，始终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超常的信心，他觉得即便是在现代，传统文化依然可以确保中国人获得灵魂的安宁；同时汪曾祺并不排拒西方，对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荒诞、诗化手法的运用裕如，表明了他具有开阔的西方理论视野。“送小温”其实是他奋力找到的中西方艺术的平衡点，至少是当代中国人欣然接受的一个平衡点。卡西尔在《人论》里反复强调，人不是生活在自然世界而是文化世界之中，在参与文化时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文

化是人的“类”的属性,重视文化就是重视人性。如此看来,“送小温”关心的不仅是文化,还有人的自身人的本性,所以它完全可以成为各种艺术创作的前提要求。

和谐体系。我们不妨说汪曾祺不是平常的作家个案,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指向特别鲜明的艺术态度、文化趋势与社会经验,他的成功具有民生价值。汪曾祺多次坦言:“我的小说不能扛鼎”,“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但终极意义上的和谐,就是终极意义上的深刻。汪曾祺对中国的独特贡献,正在于他与“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保持的恰当距离,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清醒。在某一具体的历史时段,艺术、文化和心灵都会有特定的边界,我们当然可以尝试一些大制作,但在机会尚未成熟时还要有所克制,而“送小温”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它甚至可以带来现代人的心理平复,其功用实在不可小觑。

汪曾祺重古不泥古,引外不媚外,尊重现代化成果,尊重生命的活力,他把中国传统的文人情调、西方哲学的深度思考以及时代对人的应有呵护融合一处,树立了“人间送小温”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艺术理想。他的这种自喻、自律与自我提升,其实是可以推而广之作为善意的、安稳的文学之道、艺术之道和文化之道,由我们的艺术和社会认真践行的。除却火气、感伤,抵达恬静、温暖,“人间送小温”珍视中国经验,不忘西方理念,几乎从来不去领风气之先,却能在朴素与平凡里持续地送上一种毫不张扬然而又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目录

第一章 让人回到人 / 1

第一节 《受戒》始末 / 1

珍贵的旁逸——故里追思录——“人间送小温”

第二节 人性的寻找 / 7

生存本态——偎近崇高——寻常诗意

第二章 承传之大势 / 30

第一节 皈依前贤 / 30

孔子——陶渊明——归有光——沈复——鲁迅——

废名——沈从文

第二节 无意引领 / 42

阿城——何立伟——阿成——人情书写

第三章 民间的传奇 / 54

第一节 风俗里的人生 / 54

风俗即人——乡野人生——集体抒情诗

第二节 别一种文化系统 / 66

自铸偶像崇拜——民间的善恶观——解禁的性理念

第三节 现代繁华里的流放 / 78

民间奇迹——闹市之“士”——“最后一个”

第四章 非暴力介入 / 86

第一节 信仰大美 / 86

礼法之外——自我规范——百姓视角

第二节 走向和解 / 94

温情抚慰——善意反观——幽默品评

第三节 随遇而安 / 116

写生活，不写命运——写童趣，不写世态——写风俗，
不写悲欢

第五章 “不说”的艺术 / 122

第一节 如何“不说” / 122

“不说”的展现——“不说”的奇效

第二节 含藏的境界 / 126

每有新意——保持清醒——总见超拔

第三节 沉默的力量 / 147

寡言安静——平和温暖——明艳热烈

第六章 古典与先锋 / 152

第一节 怀旧笔记 / 152

耳闻目睹的写实性——杂取、广纳的丰富性——

小语、小道的灵动性

第二节 先锋叙事 / 164

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

第七章 寂寞的背后 / 177

第一节 无关热闹 / 181

时有苦闷——出山之后——应者无多

第二节 可见伤怀 / 195

感士不遇——教育向往——走向“非诗”

第八章 出发与归宿 / 203

第一节 起笔舒缓 / 203

蓄势开卷,民俗策应——亦蔓亦枝,取自人间——

曲径通幽,境远旨深

第二节 余音盘桓 / 212

收拔悬疑,虚实相济——瞬时闪回,言简意赅——

奇峰奋起,酣畅淋漓

第九章 生命的修辞 / 221

第一节 修辞的延展 / 223

杂陈——旁白——示现——留白——淡抹——

旁逸——夹杂

第二节 妙笔深处是童心 / 243

童心即诗心——用回忆淘洗——从比喻始发



第十章 观念与践行 / 248

第一节 悠闲 / 248

身边琐事——个人感情——闲中着色

第二节 尚“短” / 251

“短”是向传统致敬——“短”是对读者厚道——“短”
是为作家自己

第三节 语言·回忆·人心 / 255

语言至上——当写回忆——有益人心

附录一 / 277

汪曾祺大事记 / 277

附录二 / 297

汪曾祺文学馆里的“评语” / 297

后 记 / 302



第一章 让人回到人

第一节 《受戒》始末

《受戒》刊于《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后即引来纷纭聚讼,持见不同者所在多有。国东的《莫名其妙的捧场》写道:“小说的一些描写是离奇怪诞,脱离了生活的真实的……这种‘解放’不是出格得难以令人置信吗……恰恰缺乏积极的教育意义。”沉风的《沉思于昨天和今天之间》提及,汪曾祺的世界有一种纯粹之美,太合于理想化了,形成“现代缺憾感”,失误根本之点是从未考虑“历史发展”,笔下人物就难免概念化、公式化甚至脸谱化。^①周荷初的《汪曾祺小说的美学评析》认定:汪曾祺作品缺乏老舍市民小说那种引人深思的内涵和辐射性的思想冲击力,因而有些作品不够厚重与深刻。^②杨品、王君的《关于汪曾祺小说评论的评论》中说:“在他的小说里,有我们所憧憬的那种没有伦理纲常,没有世俗偏见,没有奴役冷酷,没有明争暗斗的理想境界。然而,当我们从他的小说世界走出来,回到现实生活中时,却不能不感到有一种失落的情绪。”而掌声仍有着明显的优势,唐挚《赞〈受戒〉》、张同吾《写吧,为了心灵》、陆建华《动人的风俗画》、季红真《传统的生活与文化铸造的性格》、雷达《论汪曾祺的小说》等当年论著中的“人性抒写”“温暖叙事”“文士风度”“风俗小说”“笔记体例”等种种归结则对汪

① 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② 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研具有某种奠基的意义。迄今见诸报刊的、直接针对《受戒》的探究早逾百篇,如此密集的凝视景观在当代短篇小说单体批评史上颇显稀罕。《受戒》可能不是汪曾祺最好的小说,比之艺术更为圆熟、思想更为深邃的《大淖记事》、《八千岁》、《徙》、《异秉》、《鉴赏家》、《岁寒三友》等作品,它自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不过它所做的已然足够了。表面上看,笔调率性、近乎无拘无束的《受戒》有一种勇气非凡、令人啧啧称奇的独立姿态,而事实上它却是一件再典型不过的受迫性成果,很像是命运受到挤压之后的情绪反弹。特别超前的游戏品格,使作品成为当时文坛珍贵的旁逸。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受戒》只是一篇风格特异的小说;对于中国阅读而言,《受戒》却是一部观念全新的接受史。

汪曾祺给宗璞画过一幅牡丹,题曰:“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此诗颇可作为对《受戒》的生动注脚,甚至是作家对全部作品的自况。尽管《受戒》或许算不得汪曾祺最好的小说,但仍不失为一则人文俱老的典例。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时段的第一声晨号,它无疑出色地完成了一种唤醒使命,笔墨间的些许毛草并不影响它歌唱的嘹亮。

一、珍贵的旁逸

汪曾祺因与江青等人的被动走近,在“文革”结束后的最初两年其他“右派”作家平反时仍受质疑。一直到1979年,在林斤澜、邓友梅、葛翠琳等北京的一些老朋友的鼓励、怂恿、支持和责怪下,“心灰意懒”“心有余悸”的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才开始了继1940年代、1960年代后的第三次出发,但低调异常,几至保密。“早熟—中断—晚成”是关乎汪曾祺艺术履历的概括,差不多也是关乎20世纪中国文学轨迹的一种描述。

汪曾祺说:“我写《受戒》的冲动是很偶然的,有天早晨,我忽然想起这篇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段生活。”写之前,汪同一些人谈过。“他们感到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写它有什么意义?再说到哪里去发表呢?我说,我要写,写了自己玩;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这就叫美学感情的需要吧。创作应该有这种感情需要。”他在提到《大淖记事》写作

缘由时又说：“一定要把这样一些具有特殊风貌的劳动者写出来，把他们的情绪、情操、生活态度写出来，写得更美、更富于诗意。没有地方发表，写出来自己玩，这就是美学感情的需要。”这自然是事后的夫子自道，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但有两点是确定的：一是如此写作至少是他本人心灵的需要，不再是“要我写”而是“我要写”；二是“自己玩”的心绪里不是十足的悠然自得，还潜伏着一点儿难言的愤怒。

1980年5月，植根于游戏心态的《受戒》写成后，有一段时间只在他二三友好中间传看，这种“地下模式”也正合“玩”的规矩。《受戒》的发表也是因为一种巧合——关于小说情节的一次闲聊机缘凑巧地被慧眼识珠、极富职业精神的《北京文学》主编李清泉听到，否则小说的命运肯定会被改写。也许被叶兆言推崇为汪曾祺最好小说的《异秉》（汪曾祺自己也偏爱《异秉》和《职业》）的发表遭遇完全可以成为《受戒》的镜鉴。小说由林斤澜介绍给南京《雨花》主编叶至诚、高晓声，他们两位十分欣赏。可几个月未见发表。一问才知原来编辑部里通不过。理由是这篇很难说是小说。从写作时间看，《异秉》在前，《受戒》在后。叶至诚一直深憾没有以最快速度，将《异秉》发表在《雨花》上，而让《受戒》在《北京文学》上抢了先手。汪曾祺稍早的散文《关于葡萄》和稍晚的文论集《晚翠文谈》等都经历过迟滞面世的过程。

类比两篇作品发表时的“编者按”更耐人寻味。《北京文学》的“编余漫话”说：“我们在较宽的范围内选发了某些作品。很可能会受到指斥，有的作者自己也说，发表它是需要胆量的。”（“有的作者”就指的是汪曾祺。笔者按）《雨花》“编者附语”则说：“发表这篇小说，对于扩展我们的视野，开拓我们的思路，了解文学的传统，都是有意义的。”两则“编者按”虽具体表述有异，但都极力预言作品的意义，煞费苦心地引导，两者都用策略性补白以期求得一种放行和免责。

汪曾祺始终牢记周恩来总理在广州会议上强调的文学的四种功能，即认识、教育、美感、娱乐作用。重视前边几种功能的作品很是常见，有的还被强调得过了头，但是突出娱乐作用的作品至新时期初年几乎已是30年不曾有过的尝试了。因游戏风度，《受戒》显得“另类”、“异质”。游戏是隐匿在

时间和空间中,能动的、创造性的、包容一切的活动。游戏并不隶属于人类道德、逻辑和价值判断的范围,但它是生成所有这一切的先决条件。相较于此前近30年的小说,《受戒》有意无意地绕开了它们既定的规范/真理/意义的牵系,小说中有一句话仿佛隐喻:“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二、故里追思录

几种权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读本和多数的相关著述,在论及《受戒》时,都大致提到“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和尚与村姑的恋爱故事”,得出这样的结论,或是受了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一定要帮忙拉出一条故事线索,否则在读者那里很难通过;或是受了商业语境的影响,这种强调易于靠近大众口味。事实上,我们细读文本后对此并不信服。与“受戒”事件颇为相似,恋爱故事也只是小说结尾处的景观。若从情节向度考察,荸荠庵和尚、赵大伯一家都有着更多的戏份,看来爱情难以成为小说内容的要塞。作家拼力隐去情节,我们若执意以情节论之,难保会走到小说真意的反向。

小女儿王朝曾论及汪曾祺:“他之所以能在近六十岁重新开始写作,并且写得很好,很有生命力,是因为‘思想改造不彻底’。这跟一些能够独立思考、‘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思想家完全不同,他不具备洞察时政的能力。他跟政治的距离总是比较远,即使努力,也跟不上形势。”^①多有论者提到《受戒》的“去政治化”,甚至有人说到“其实去政治也是别一种政治化”,这似是一些评论家的误会,汪曾祺实在缺少在政治面前漂亮转身的灵活。

据儿女们回忆,汪曾祺几十年没见面的姐姐曾短暂地来过北京,“姑姑走了以后,爸常常愣着,我们看出来,他得了思乡病了。不久,他接连写了《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浸透了高邮风土人情的小说”^②。看来,汪曾祺重拾创作,有时代的变迁、友人的敦促的因素,但更直接的则是乡情的

① 汪朗等:《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7页。

② 汪朗等:《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